讀書偶記

讀書偶記目錄

卷二

卷三

卷六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皆孔穎達撰序奏上今通謂之孔疏然攷其序與新書藝文志註則作者非一手也舊書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譌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新書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

章王恭王珓受詔摠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
改爲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功未
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宏文館
學士考正之於是尙書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
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今攷新書云凡百
餘篇則未成之書也何以即詔改名正義此可疑者
一也舊書云凡一百七十卷攷孔序易十四卷書二
十卷詩四十卷禮記七十卷春秋三十六卷則一百
八十卷今汲古閣毛氏刊本易祇九卷書二十卷詩
二十四卷又每卷分二三四四五卷不等爲七十一卷

禮記六十三卷春秋六十卷則爲一百七十六卷并
詩之分卷數之則爲二百二十三卷新藝文志又云
周易十六卷並不同此可疑者二也孔序周易即與
馬嘉運等奉勅撰何以嘉運駁正其失其覆審時何
以嘉運但列名於春秋且五經並是貞觀十六年對
勅使趙宏智覆更詳審始成序奏上新書何以言功
未就也此可疑者三也孔序自云爲之正義並不言
及詔賜更名此可疑者四也新書藝文志所注始撰
及覆審人姓名詩書禮外易與春秋並與孔序詳畧
不同志於周易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

乾叶王琰于志寧同撰而孔序惟嘉運乾叶著名春秋則孔集尚有谷那律對共參定而藝文志注又無其名又新書永徽二年詔考正者志惟于尚書下注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褚遂良柳奭谷那律賈公彦范義頵齊威柳士宣孔志約趙君贊薛伯珍史士宏鄭祖元周元達李元植王眞儒與王德韶隋德素等刊定而易詩禮春秋則不著名今本尙書前亦無此二十二人姓名孔序有王德韶李子雲乃前奉勅同撰者此可疑者五也意書雖奉勅同撰者多而孔氏實獨主其事十六年雖詔覆審其實亦無所更改永徽二

年雖詔加考正其實亦無所刊定不過虛列名銜以塞責而已五經正義浩如煙海十六年覆審當年而畢永徽二年考正舊書言四年三月頒於天下則二年而畢其草率可知然則史所言皆未必得其實而自唐至今所以但謂之孔氏正義而諸人不與也

十三經註疏

日知録曰自漢以來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曰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爲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而十三經之名由此而立余案六經始於經解

其後樂亡而漢猶以六經六緯爲十二經至唐而易用魏王弼注繫辭用晉韓康伯注今本繫辭前列康伯名而孔序但言王弼不及康伯惟疏中引繫辭韓康伯注以見其名書用漢孔安國傳詩用漢毛萇傳鄭康成箋禮用康成注春秋左氏用晉杜預注而皆孔穎達爲之正義是爲五經儀禮周禮則並用康成注而賈公彥爲之義疏公羊用漢何休學而徐彥爲疏穀梁用晉范甯集解而楊士勛爲疏是爲九經又至於宋而孝經用唐明皇注論語用魏何晏集解爾雅用晉郭璞注而皆邢昺爲之疏孟子則用漢趙岐注而孫奭爲之音義其疏不知何人亦託名

於孫奭迨前明十三經監本出而汲古毛氏復校而刊之故至今謂之十三經注疏也又校蜀相母昭裔所刻石經爲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及孝經論語爾雅爲十經宋皇祐中田元均補刊公羊穀梁宣和間席升獻又補刊孟子似當時十三經之名已定特注疏各行未有總輯之本耳十三經之義深於江海學者寢食其中各得其一知半解而已謂前人已盡其藏而後人必無所更得者吾亦不信也溧陽史恒齋名炳嘗爲余言十三經注疏宋時皆有刊本及今求之尚可湊集此不能無望之好事者

見龍在田時舍也

乾文言曰見龍在田時舍也虞翻曰二非王位時暫

舍也程傳與朱子本義皆因之王輔嗣曰見而在田必以時之通舍也謂龍必因時爲通塞何妥曰此夫子洙泗之日開張藝業教授門徒自非通舍孰能如此葢本王說而暢之然增一通字既與本文不合而仍不離乎用行舍藏之旨近世豫章沈某著易研謂舍當如出舍於郊之舍語亦未明惟孔頴達正義釋舍爲通而其說未伸則訓詁不合余友婺源戴補庵名大昌曰乾取象於龍時位各異而如程朱所釋時舍之義將視二之見龍即初之潛龍矣其說誠是第其釋舍爲施以求合於德施普也之義又引彖雲行雨

施品物流行文言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以証之二既非王位安能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參與文言葢通論乾之德而非專爲九二發象所謂德施普者即文言所謂君德言其德博而化以爲君而德施普而時猶未爲君則亦與時舍異義是亦有未安者晉干寶曰潛龍勿用文王在羑里之爻也見龍在田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此似得其意矣然泥於一人一事其說不明余謂乾之六爻皆當就身之所歷講不必泥於外以釋之如程傳謂隨時而止本義謂未爲時用皆以時字屬外故不得不釋舍爲不用而義近於潛龍

蓋初之勿用者確乎其不可拔當此純陰之後陽氣在下央於潛而不可求用於世二之時舍者則陽氣漸進時已可用於世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謂當時舍其潛而見以待用如太公避紂而歸文王伊尹處畎畝以樂道而翻然改皆是也故曰時舍也王輔嗣謂龍必因時爲通塞合初二而釋之則可矣

師出以律否臧凶長子帥師弟子輿尸

王輔嗣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理非不足也然須於師出以律下作一轉語本義釋否臧爲不臧於文義爲長李鼎祚易傳云出必

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蓋以否字作一頓較王說爲圓矣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虞翻曰長子謂二弟子謂三荀爽宋衷皆無異說孔穎達引莊氏之義亦同本義曰弟子謂三四四字恐是衍文顧亭林日知錄云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予之則仍是輔嗣否臧皆凶之說又云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之謂律湯武之仁義即是律耳湯武豈宋襄之仁義哉顧氏爲後世用兵者言則可耳

武人爲于大君

王弼曰行未能免于凶而志存于五頑之甚也孔疏曰志剛者陵武加人欲爲大君以其志意剛猛以陰而處陽是志意剛也本義曰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余桉註疏所言若晉之王敦元魏之爾朱榮是也本義竟以秦政項籍當之則不獨志存于五而直居五之位矣恐於爻義有未合也至虞翻謂乾象在上爲武人三失位變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爲于大君則雖小而言之亦劉裕楊堅之屬愈失之遠矣日知錄曰非武人爲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之爲六三才弱志剛雖

欲有爲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咥人之凶也惟武人
之効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
勉爲之而不可避故有斷脰决腹一瞑而萬世不視
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若然則是成
仁取義者之爲又不當以成敗論豈志剛之武人所
可當也余謂武人爲于大君正如後周之宇文護後
漢之楊邠史宏肇以之當國雖有小補而無大濟故
有眇能視跛能履之象而以志剛之故履虎而無戒
愼之心是以終爲虎咥於此爻之義爲合

否初二三爻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三陰在下連類求進志在于君此豈可使之得君者故泰初六曰征吉言在上者引而進之征則吉也否初六曰貞吉亨言在上者抑而退之使不得征貞則吉亨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二已漸進矣善承者小人也喜其承而包之者君子也如司馬溫公之于蔡京是也如此則小人吉而大人否矣然大人終不與小人伍故雖否而有亨道其能傾否亨也不能傾否而全身以退亨也其甚或至爲小人所害殺身成仁亦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也六三包羞位不當也六三則俱進而位

逼於上矣大人非不心知其姦內懷羞忿而以前之包承之故包其羞而優容之如此則終無亨道矣故小人得位爲位不當大人包羞亦爲位不當也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

大壯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京房曰壯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虞翻曰謂二已變离离爲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王弼孔穎達因之皆釋罔爲羅葢即君子懷刑之意自宋以來諸儒並遵京氏釋罔爲无觀小象除去用字但云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則釋爲无者近是然諸儒亦意各不同本義本程傳以爲

視有若無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則仍是用壯非京氏意郭氏雍謂先儒或爲羅網之罔失之余謂不以象言不言罔可也若以象言則羝羊觸藩羸其角正小人用壯而罹於罔之象虞王之意未嘗不可用也

舜典

古文尙書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後世攻其謬但據孟子放勳乃殂落爲堯典一語足破矣固無煩許辭也然顧亭林竟謂古時有堯典無舜典非也漢志明云得多十六篇鄭氏所述爲二十四篇者分九共爲九篇而首云舜典諸儒旣信此爲眞古文則不得

謂無舜典也惠定宇謂陟方乃死以上皆爲堯典而別有舜典一篇者亦非也自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言舜之事盡矣更以何者爲舜典乃引閣百詩舉孟子舜往于田祗載見瞽瞍不及貢與使舜完廩數節語以當之夫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猶之可也至祗載見瞽瞍郎堯典烝烝乂不格姦彼爲舉舜之辭則無嫌耳若禹謨引之以爲益贊于禹之言諸儒已非笑之況完廩浚井鄙誕不經故孟子但闢僞喜之說而不答其事之有無史遷好奇載入史記今乃欲盡援以入舜典是其智又出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者之

九

下也竊意堯典當終于四海遏密八音而月正元日以下當爲舜典其月正元日以上或有闕文則未可定耳

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自太康尸位至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與墨子非樂篇所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一段類也定宇乃引以闢古文之謬而云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卽書序之五子也又引周書嘗麥與紀年以証武觀之卽爲五子而云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安有淫佚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

余按紀年云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似是王之少子非昆弟五人也紀年又云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五子或是言王之第五子又云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是作亂在啟時其來歸後率行為善未可知也定宇又引楚辭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淫佚康樂萬舞翼翼是也然此正是言太康非言五子安得以前疑後以君疑臣以兄疑弟以季子疑衆昆弟而謂之淫佚作亂之人不能逃戒乎要之墨子周書竹書古文尚書皆不足盡信而

史記可信也今文尚書可信也史記夏本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則固有五子之歌矣尚書自古文外伏所傳者二十八篇無一言不足以垂戒者苟其但記淫佚康樂尚書何爲載其歌乎歌不作於五子而爲他人所作以刺五子則何爲舍太康而獨刺五子乎故歌之前段如墨子所記可也不必謂古文是而墨子非也亦不必謂五子之歌卽古文所載之歌也而歌必爲五子所自作其所作之歌足以垂戒則可知也

西伯戡黎

日知録曰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吾不意亭林竟作此等議論以度聖人之舉事也戴補庵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故孔子稱爲至德蓋爲紂討其不庭而祖伊恐而奔告者恐天奪紂之鑒而益其疾不然紂何以恬不爲怪而自謂有命在天也余桉補庵此說誠爲周容而於當日情事亦恐未合紀年紂四年大蒐於黎作炮烙之刑紂之黷武淫刑實始於此是黎本助紂爲虐者文王特正其罪以討之而豈可以

據形勢之說論也

武成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是武成在孟子時已不可信何則記事之辭有純駁鋪張之言或過實況藏諸金匱史臣取而纂之刪繁就簡以辭害意俱所不免令不敢謂古文武成即孟子所見之武成而諸儒之攻其僞者則未足爲武成病也朱竹垞曰丁未祀于周廟之後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余桉古一二三四字皆積

畫竹簡殘壞易於錯誤此不足以疑古書惠定宇曰中庸壹戎衣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康成注曰齊人言殷聲如衣是則中庸之壹戎衣卽康誥之殪戎殷也梅氏不知于武成仍用中庸之語余謂壹戎衣義自可通中庸之壹戎衣必欲讀爲殪戎殷則讀武成亦如之而可矣何嘗梅氏也閻百詩曰維有道曾孫周王發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旣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惠定宇曰閻說㫪是時紂尚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興則知伐紂以前無稱王

之事也橫渠張子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歟哉斯言蔑以加矣余謂上文明云大告武成則自是事後追述之言故篇前皆稱王王朝步自周王來自商皆見於漢書志且右書於此等何可勝紀即如湯誓書今文也而首稱王曰格爾衆庶時未滅夏也堯典今文也而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時舜未封虞也定宇舉維予侯興以証閻說之是大明之詩豈武王伐紂所自作而前云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後云涼彼武王又當稱王與惠氏因此而言易王用亨於西山王用亨于岐山必非文王爻

辭周公所作何礙於指文王豈必文王作彖之時公卽作爻而疑其不可稱王與

康誥之康當爲謚

閻百詩四書釋地續曰孔安國書傳雖晚出郤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謚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左氏傳命以康誥而封以殷墟旣有誥文卽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衞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爻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衞衞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

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曰括地志已亡于宋不知闕氏所見何書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今禹州正周畿內地因再四慨歎前世之事無不可攷者余友左春谷三餘偶筆謂文王謚文周公亦謚文易名之典不嫌相同而既有誥文即有篇名不待身後之謚取以冠篇則其說爲是又謂康叔一稱衞叔周書克殷解衞叔傳禮曰康叔者從其始封之國而名之曰衞叔者從其從封之國而名之白虎通亦以康爲叔封采邑固知鄭氏以康爲謚者疏也余謂典謨訓誥誓命書體固然若篇名則必史臣錄其書而自後以冠之初

未必有堯舜禹湯之名與典謨誥誓相通而以名其篇也其最顯著者古文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史記周本紀嘉禾後次康誥此命康叔誥也後又云作顧命太子釗遂立作康誥此即康王之誥也有脫字耳康王立二十六年而崩而誥作於初即位書篇名曰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文侯之命左傳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王元年晉文侯之十一年也文侯立三十五年則平王之命文侯與文侯之卒相去二十五年而篇名曰文侯之命並稱謚不應於康誥而疑之至逸書克殷解則并其書爲後人作時方克殷卽使康爲地名則封尚未封康而已稱衞叔何得以衞配康而證其皆以地稱耶史記周本紀記克殷事多同逸書獨衞叔傳禮句易爲衞康叔封布茲

若謂兼兩地名而稱之尤不成語況康誥本爲衞作何不曰衞誥而沿其舊封知不然矣命以伯禽稱名命以唐誥稱地名以康誥稱謚非有例也

旅獒

書小序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馬季長作豪酋豪也正義曰鄭云獒讀爲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叚由不見古文妄爲此說惠定宇以爲馬傳古文而得之鄭學於馬而述其說孔沖遠據梅氏獒爲犬高四尺而斥馬不見古文何其悖也余按周本紀燕世家皆不載旅獒

之事旣無以証明而據文義求之則獻麰不得爲麰獻戎無君而酋得政卽君也恐非國人所得遣是亦有可疑矣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唐人最所尊信故作爲義疏立之學官而自宋以來疑之雖朱子嘗用危微精一四語作中庸序而亦疑其爲假書至明梅鷟沿吳草廬之說而始大放厥辭　國朝閻百詩惠定宇又本梅鷟之說而抉摘摭摀幾于身無完膚矣然諸儒疑信相參所言亦各有罅漏今畧舉之不能詳盡亦不復詮次也

王伯厚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余桉序自有嘉禾但闕揜誥耳

孫寶侗曰書序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傳命以伯禽命以康誥命以唐誥今惟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不列于百篇之內疏漏顯然余桉仲愚所云似言作僞之不善爾非能攻其僞也史遷多取書名以入史記而周本紀魯世家不載伯禽之命唐叔世家不載作唐誥是其書亡久矣非作書序者之罪也

梅鷟謂古文多竊諸經論孟字句而緣飾之遂并詆

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心腹等句成文蓋忘益稷爲皐陶謨分出本是今文又不知史記亦載之也此朱竹垞經義考所載蓋引李豫亨推蓬寤語所記梅鷟之言今桉梅氏本書無此一條或已知其誤而刪之

朱竹垞曰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義甚明乃孔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皆由此文亂之余桉班固律志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故謂古文伊訓爲僞則可謂此十有二月之文爲僞則

不可也

顧亭林曰泰誓朕夢協朕卜伐君大事而託之夢其誰信之余攷左傳國語皆有此語謂泰誓爲僞則可謂此語爲僞則不可也

顧棟高有苗論引元儒王耕野之言而斷之曰若說竄與分北在徂征之後則苗以逆命而班師以來格而遭竄則有苗當自悔其來若說在徂征之前則三苗已丕叙于三危流竄之地即有不即功亦使皐陶施象刑威之足矣不煩興師動衆也乃惠定宇旣引之以闢古文之謬又引汲郡古文夏后征有苗有苗

氏來朝又引墨子禹誓云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又引淮南子禹執干戚舞于兩階之間又引韓非子執干戚舞有苗乃服以見古文之勦襲他書既而自覺其矛盾乃著一語曰此事亦未可信其用心亦苦矣余謂來格者民竄而分北之者有苗之君與其用事之臣豈必胥一國而遷之則竄與分北自當在徂征之後

定宇引顧亭林之說曰詩云虡業惟樅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業如鋸齒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學人舍業檀弓大功廢業蓋謂此也縣者常防其

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借爲事業之業易進德修業禮記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於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明矣余校顧氏此說本論司業官名而無一語顧於古文攻者半不攻者亦半故惠迪吉從逆凶五子之歌胤征微子之命等皆爲之演其義而惠氏必欲一一攻其僞故借顧說發之而增入不可信之語也仲虺之誥言仁之始湯誥言性之始太甲言誠之始說命言學之始此四字皆出古文欲攻之而憚

於發口乃借業字以影射之余謂詩書之文能載幾許字使古文竟無業廣惟勤一語則將并進德修業而疑之耶爾雅舒業順敘也舒業順敘緒也烈績業也其文在業廣惟勤之前矣且卽以詩書論兢兢業業見於虞書而虞業始見周頌安知不是兢業之業借爲虡業之業顧氏之言本末的耳

定宇又云劉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亦梅氏之漏義也閟百詩曰案論道經邦乃本考工記坐而論道來余欲問二君古無論字則論語之論究從何來不謂孔門弟子門人取一時

之俗字俗音以名其師之書也
闊百詩曰愚嘗謂僞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爲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爲矛盾然揣其意不能張空拳冒白刃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張往籍以爲之主摹擬聲口以爲之役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所措手耶余謂百詩此說亦祇是議其作僞之不善考書大傳有九共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使古文果一手所成亦何難從此二者參酌而敷衍之馬鄭注序今見於正義者十

六篇之外亦間有所說何以九共在十六篇之中但有共法也一訓而無一語及之太史公親從安國問故何以五帝本紀之末絕不載九共一語并不見其篇名是皆有足疑者未可以之議古文之僞也要之古文有可信有不可信余疑當時必有所傳或如伏生口授或私相傳抄脫畧譌誤而梅氏上書時爲之牽合補綴俱所不免如禹謨中臯陶曰都帝德廣運一段益贊于禹一段又如嗣征中每歲孟春每字蔡仲之命中率乃祖文王之攸行乃字誠如諸儒所議至若微言大義遠過荀楊醇古淵雅超越賈董魏晉

六朝之文具在有能一篇幾於此者否梅氏何人乃能及此故百篇之序可僞孔大序孔傳可僞而古文不可盡僞也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穎達曰書序康成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程子亦曰書序夫子所爲惟朱子以爲决非夫子之言今考百篇共六十三序率皆淺易之言如首一篇若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似爲堯所自作又似尚未遜位時所作此分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者之所爲非馬鄭所見之序也第二篇虞舜

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使諸難作舜典祗說得慎徽五典一段當爲舜典尤爲無理其他則書每篇之首本已序明者不過屋上架屋又如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但言所作之人不增一語如此則安用序此朱子之識所以遠過於古人也近世諸儒力攻古文而不攻序但以馬鄭曾爲之注意存回護亦不思耳

朱竹垞曰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卽有之此史公据以作夏殷周本紀初不與安國之傳同時而出也余按史於五帝本紀引堯典舜典之文矣於夏本紀引

禹貢臯陶謨益稷之文矣而於大禹謨汨作九共槀飫不見其篇名於殷本紀不載釐沃伊陟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而別有大戊一篇爲序之所無於周本紀不載旅獒燕世家亦無之旅巢命成王政將薄姑亳姑君陳君牙又殷本紀言作大甲訓三篇今序無訓字又言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與序說不同葢别有所据非取今所傳之小序也

讀書偶記卷二

涇縣趙紹祖琴士學

孫同璋校

詩序非國史作

詩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正義曰不必要其史官所爲鄭康成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故小序或謂孔子作或謂子夏作人皆疑之惟程子本大序以爲國史所作後儒多以爲然而余亦竊疑其非也國史既是本國之史則采詩時自能

得其世次今曹詩四篇序一篇言昭公兩篇言共公而魏詩七篇檜詩四篇序無一篇能指爲何君之世者豈曹有史而魏檜皆無史與正義曰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史伯云檜仲恃險檜之世家既絕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豈史遷不載而孔穎達不知當時之國史亦不知與魏檜既不能指爲何君之世則衞鄭齊唐秦陳曹之確然指其世次者其必有不可信者矣

序作於毛傳後

鄭氏謂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

首本義以爲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畧故不爲傳則序似出毛公之前余觀詩傳而知其不然也今不能徧舉但据鄭衛兩篇言之碩人爲莊姜作見於左傳若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序皆以爲莊姜而毛傳祗有燕燕一篇傳云仲戴嬀字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序皆以爲刺忽而毛傳祗有山有扶蘇一篇傳云狡童昭公也狡童一篇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餘皆未嘗直指其人而序似依傍前後而推而廣之至於鄭箋乃盡据序爲言而孔疏不敢背也則序宜在毛傳後在鄭箋前後

漢書儒林傳謂序爲衞宏作當得其實

讀詩

作詩者在當時或爲一人而作或爲一事而作聖人錄之則不爲此一人一事也故善讀詩者莫如聖門諸賢其後莫如孟子可也未若之論夫子不言詩也而子貢忽有會於切磋因悟而及詩也繪事後素以釋素絢夫子本未泥於詩也而子夏遂有會於禮後因詩而生悟也孟子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皆從詩外指點而意味深長令人玩之不盡漢去周未遠作序者或有

所聞而必不能詳者亦勢也且郎如其說而泥於一人一事以求之亦欲少味矣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

衛宏傳言馬融作毛詩傳

衛宏傳云中興後鄭衆賈逵傳詩後馬融作毛詩傳康成作毛詩箋何義門曰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根据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何也或疑馬融别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言之矣余謂此義門好奇之過也班藝文志明云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正義引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

爲博士然則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正義又引鄭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此鄭氏自言爲箋之意葢箋毛也而何氏以衞宏傳有馬融爲毛詩傳之語乃謂今所傳詩傳爲馬作亦言之不審矣

又桉漢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傳與詩皆別行二十九卷者詩之次第篇什也三十卷者毛所爲之故訓傳也朱竹垞經義考先書毛氏亨故訓傳而云漢志三十卷次書毛氏萇詩傳而云漢

志二十九卷似兩毛公皆有傳亦誤也

吳楚杞宋無風

吳楚無風而江漢先被文王之化知世變風移由於在上者捷矣杞宋無風而正考父獨得五篇之傳見世家賢士繫於一國者重矣

列國之風非獨備於魯

十五國之風除二南與豳外皆東遷以後之詩何也天下有道詩皆貢於天子而諸侯不必備也至於王室之政令不行諸侯皆各採其所聞以垂爲國典世儒見季札來聘魯爲歌詩以爲魯獨備列國之詩者

非也蓋觀於當時之士大夫聘問燕享無不賦詩而可見矣韓宣子之來聘也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而不言詩則晉之有詩可知也鄭六卿餞韓賦詩宣子曰二三君子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則鄭不獨有鄭之詩可知也其他如晉衛齊鄭諸賢遇事託諷而出於口入於耳了然於心善者拜之不類者譏之非所素習何以能此則國皆有詩可知也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是時列國之詩尚未備也其灼然可知者如渭陽株林之類而已雍容於贈答矣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其去狄入衛之時亦未遠也而已形之於諷諭

矣則隨作隨採隨採隨習可知也陳人作株林而後更無詩忌諱深而禁防已嚴矣昭子賦車轄而後更無賦詩者風雅衰而縱橫將盛矣

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此石碏口中語也左傳敘事名字謚號錯出從未有其人尚在而於時人口中舉其謚者是年為隱之四年而陳桓公卒于桓之五年葢後十二年而後卒而石碏口中遂稱其謚為左傳他篇之所未有是偶然失檢點處

公矢魚于棠

螢雪叢說云閩三十六家春秋解若諸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若皐陶矢厥謨亦射義也自皐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類推余謂俞氏自云閱三十六家春秋解其實公穀亦未看見公穀經文本皆作觀魚于棠也若左氏經文作矢魚于棠矢者陳也故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經文不同而其意一也緣魚非可陳而觀故正義曰說文魚捕魚也使捕魚之人陳設捕魚之

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此唐人說經最的當處又案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以魚爲漁其意本明弟傳文簡畧正義亦本此意而申明之以釋左耳又案傳首公將如棠觀魚者註有云一本作漁者則更簡而明矣史記魯世家亦去隱公五年觀漁于棠云螢雪叢說何足論近有極推其語爲詁經最切者故偶及之至書大序所云皐陶矢厥謨矢字亦欲釋之爲射愈支離不可通則人易知之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記趙同趙括之死史記與之不同後人多是左傳而非史記其說自正義先發之余謂史記本全取左國成文獨此事不以左爲然而別取一說蓋必有所見非漫爾操觚也特其年月錯誤爲後人所攻今考史記趙世家云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郎云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使同在三年事一行之中何須兩見此其必有誤可知而韓世家亦云三年者又沿趙世家而誤也案經晉殺趙同趙括僖成公之八年晉景公之十七年也成公二年晉與齊戰於鞌欒書將下軍註以爲代趙朔然

朔之死不見於春秋傳其或疾或老而書代之不可知未可以是年而斷朔之卒也晉殺三郤不過數嬖人聚謀其殺同括亦猶是耳欒郤與嬖人合謀而滅趙氏欒中行與嬖人合謀而滅郤氏不可謂晉於是時君明國強而斷屠岸賈之不敢滅趙氏也晉之下大夫有司空司馬司士雖司寇不見於傳或以司馬兼之故魏絳爲司馬揚干亂行絳戮其僕正義云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不可謂屠岸賈爲司寇而斷晉無是官遂無其人而并謂程嬰公孫杵臼之無其人也史記既與左傳不合又多自相矛盾其不爲後儒

所信固宜然謂史遷鑿空爲說亦必無之事也左傳立武而反其田即在殺同括之年徐廣註史記以爲不在是年傳終言之此又泥於杜預之說也余疑朔本老而終牖下非與同括并誅也而朔之死同括之見殺武之生與武之匿武之立皆一年中事惟其爲時不多故朔死而難作乘原屏之多咎也趙滅而武匿倉卒不及知也韓厥一言而武立滅趙本非景公之心也記載之言張皇傳會抄寫傳譌誠所不免耳

檀弓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

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陸氏釋文亦云檀弓魯人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余案此篇之首載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事亦如經解首言經教緇衣言好賢如緇衣故以名篇非檀弓之所記也仲梁子見今所輯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詩定之方中正義亦引此作先師魯人無說字竊謂鄭隨問作答仲梁子卽六國時人豈必以檀弓爲六國人而孔氏乃據以定之似以鄭目錄中以其記人

善於禮之句謂此篇爲檀弓之所記而竟忘却本節有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何也此篇中稱曾申爲曾子或是曾申門人所記其巳至六國時而與仲梁子同時不可知若檀弓明與孔子子游同時何得謂爲六國人也

大功廢業

日知録論司業官名因唐歸崇敬所上言而廣其義曰詩虡業維樅卽此業字傳曰業大版也左氏昭九年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余謂左傳此本屠蒯酌以飲工之辭樂正爲司業

之官則學人舍業自當爲虡業之業若檀弓大功廢業下明云大功誦可也天下無無大功之人天下豈盡隸樂正之人則此業字自指其所習然亦必不指讀書故曰大功誦可也陳氏謂所廢如習舞習射習干戚之類語最的當葢祇言其可以遣情而忘哀者若農人豈可廢耕工人豈可廢技惟當喪之時諸事皆所當廢耳

令月令

禮記月令鴻雁來鄭康成註曰今月令鴻皆爲候孔氏正義曰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

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余案呂氏春秋多不與鄭註所云今月令同疑孔氏之說爲非今備取而註其異同於下鴻雁來鄭註曰今月令鴻皆爲候（呂氏春秋作候雁北）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鄭註曰今月令無罘翳爲弋（正義曰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罝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余案呂氏春秋作田獵畢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與正義所引并不同不知孔何以云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鄭註曰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作僞（呂氏春秋同禮記無此文）淫雨蚤降鄭註曰今月令曰衆雨（呂氏春秋同禮記）王瓜生鄭註曰今月令云王萯生（呂氏春秋作王善生）毋躁鄭註曰今月令毋躁

爲欲靜呂氏春秋作欲靜無躁百官靜事毋刑鄭註曰今月令刑爲徑呂氏春秋同禮記命漁師鄭註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呂氏春秋同禮記命四監鄭註曰今月令四爲田呂氏春秋同禮記民多瘧疾鄭註曰今月令瘧疾爲厲疫呂氏春秋同禮記執弓挾矢以獵鄭註曰今月令獵作射呂氏春秋作執弓操矢以射乘元路鄭註曰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爲袗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同禮記命太史釁龜筴鄭註曰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呂氏春秋作太卜禱祠龜筴固封疆鄭註曰今月令疆或爲璽呂氏春秋作璽惟此條與引同而鄭作疑辭淵澤井泉鄭註曰今月令淵爲深呂氏春秋同禮記水澤腹堅鄭註曰今月令無

堅（呂氏春秋作水澤復堅）及百祀之薪燎鄭註曰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呂氏春秋有此句與禮記同）然則鄭註所謂今月令者非呂氏春秋也

胥鼓南

文王世子胥鼓南鄭註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陳氏從其說余案周禮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若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六樂謂六代之樂也豈無以鼓節夷樂之文鄭氏不能通其說緣詩以雅以南毛傳以南爲夷樂故引以明之其實毛

傳亦非是也雅者正雅也南者二南也不言風者南非一國之風也若衛鄭各國之風非但周公教世子時未之有卽鼓鐘之詩三家以爲昭王毛詩以爲幽王其時亦未之有也二南者文王之化王業所基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今教世子不鼓二南而鼓夷樂非理也且四夷皆有樂何以獨鼓南毛傳於南僅舉四夷之樂正義以爲言南以總四夷此亦知其不通而爲之說也後漢書陳忠曰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則四夷之樂自在雅南之外毛詩脫去此句而相傳有此說遂誤以南當之而強指爲夷樂也朱子於詩

不從毛傳而指二南識高千古矣故余於此亦從朱子而通其說於胥鼓南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正義曰名之曰南其義未聞又曰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非不見及此也而此疏但云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較鄭註添得數虛字毫不能言其義依樣葫蘆可笑後之言義理者寧背經而不敢背朱言考据者寧背經而不敢背鄭皆是類也

賢賢易色

何氏集解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集註用其意

亦未明言所賢之爲何樣人也講章家多以賢爲同儕中之有德有行者余友梅抱村以爲如此則與下朋友句相複故其所著然後知齋答問中首論此句當指夫婦言余甚賞其說之新穎或有疑夫婦之不當先親與君者余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其序正當如此衆皆首肯遂記之

十室之邑

周禮曰四井爲邑四井有三十二家此云十室者極言其小耳非必恰十室也曲禮入里必式鄭註云不欺十室知古有此語其實邑無有小於四井者皇氏

論語疏近出其論千室之邑分别公侯伯子男卿大夫采地之大小以方二里半爲男之大夫采而云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余案周禮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一井當是九家八家同井而虛其中國中與野之别耳若以中閒百畝計算其數相合也今其疏乃云井有三家是不以一夫爲一家而以一屋爲一家也果爾則何以言八家皆私百畝也若果夫三爲屋而爲一家則四井爲邑得三十二夫合之正是十室又何必以方二

里半爲小宋而倘爲十八家有餘哉

緇衣羔裘

邢疏云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註不言色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元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是羔裘用緇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故知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先君子曰邢疏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

少牢饋食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卽朝服也

素衣麑裘

邢疏云素衣麑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近出皇氏論語疏曰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喪服則大鹿爲裘也故

檀弓曰鹿裘橫長袪是也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麑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或云大蜡祭百物之神皮弁素服也故鄭氏註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註云素服衣裳皆素也余案皇氏此疏何以不言素衣爲視朔聘享之服且邢疏所引皇氏素衣爲正之說正是論聘享之服而此顧遺之耶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正義曰天子素服與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鄭註曰素衣縞冠則非皮弁服也皇氏不應引此凶荒之服以釋素衣麑裘也余疑此疏非皇氏

之舊本也

黃衣狐裘

邢疏曰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時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先君子曰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羊章孔疏詳引裘制及此云若兵事既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何氏集解曰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註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先君子曰孔曰朝服皮弁服邢疏知其誤乃云視朔之服然本文言朝服何得云視朔服也玉藻云孔子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疏謂朝服緇衣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是此節的註紹祖按邢疏云云所謂又從而爲之辭也天子視朝皮弁服周禮

司服文及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是也諸侯則元端緇衣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玉藻又云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視朝則天子皮弁而諸侯元端聽朔則天子元冕而諸侯皮弁者皆下天子也視朝聽朔君臣同服孔子魯臣若服皮弁服以朝是意欲感君之廢禮而自蹈非禮之譏何以爲孔子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先君子曰此九字當作一句讀與上君子質而已矣相針對

一彼哉彼哉

子西之阻孔子與晏嬰之阻孔子一也孔子稱乎仲之善變而不以爲嫌獨嫌子西哉於齊則聞不能用之言而行不以季孟之待而小滯也於魯則三日不朝而行不以司寇一官而繫心也楚不能用書社之封夫子自不肯受何關於子西之阻不阻哉楚之僭王久矣子文叔敖皆賢相也而不能改夫子於子文稱其忠而獨以此薄子西責人以難不至是也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其事亦非孔子所及見但召以致亂葉公曾知而諫之孔

子親至楚必逆覩其事也一身之死何足惜以召亂而幾覆國則其不知甚矣彼哉彼哉之外之者或以此與余友婺源王經大名元綸嘗語余曰吾聞諸鄉先輩夫子適楚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已而已而戒其無至楚也今之從政者殆而言子西之將見殺不可至楚而罹其禍也其言似亦有理附記之

知好色則慕少艾

陳定宇集有曰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朱子曰艾美好也陳文簡攷古編孫季昭示兒編皆云艾字徧考載籍竝無美好之說曲禮曾頌荀子皆訓艾爲老孟

子艾字解不通孟子之意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少艾之少上聲言少時慕父母及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衰甥吳彬問曰屈原九歌云竦身長劍兮擁幼艾非以艾爲美好乎答曰慕父母慕少艾慕妻子慕君一樣文勢安得第二句獨爲慕父母之心少衰以楚辭爲證則據朱子之說爲是余按朱子本用趙氏註則漢人自有美好之訓張衡東京賦曰齊騰驤而沛艾薛綜註沛艾作姿㱝貌也則亦有美好之意

一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趙邠卿註曰毀社稷而更置之朱子曰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蓋申邠卿之意如此此語簡而明孫氏疏乃曰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勾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柱是知社稷之變置有見於湯之時然也此等異說本沿於孔冲遠禮記正義而近世王梨洲全謝山乃主之何與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鄭康成註曰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國語昔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韋昭

註曰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祭法以烈山爲厲山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余桉韋註雖分夏祀商祀而與鄭氏皆大概言之非有變置之說惟孔沖遠疏云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此本以臆言之非有所徵而又曰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則亦不敢決也余謂祀農及棄即稷神矣而云以配稷神此亦臆說當是前專祀農而夏以後始以棄配農也全謝山曰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

稷是也夫天人一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雖黜之非過矣然其所黜者乃配食之神而非其正神也則是兼孔氏之兩應說而爲之辭而抑思當孟子之時爲共主者不猶是棄之子孫乎棄不且郊祀以配天乎而謂孟子言旱乾水溢欲使其子孫變置其祖宗之祀而更立一神有是理與故吾之釋此必趙氏與朱子之言爲斷